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廿九日

三日刊

第一卷第十期

北平武外極北門二號北平出版

(本刊價目) 每本大洋二分

廣告價目 每方寸每月二元 每方寸每月二元

鄉村自治定價一元二角

復興農村必自鄉村自治始... 以資實施講求自治自救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總代售

北平琉璃廠東門內朔風書店

麗豐西法洗染工廠

本廠西法洗染... 專辦呢絨水嘜染... 大呢絨水嘜染... 單夾棉新舊衣服... 去各種油漬無不... 明方知言之不謬焉

同森泰西莊

西單牌樓南東路一五一三... 承辦呢絨水嘜染... 承辦呢絨水嘜染... 承辦呢絨水嘜染

東華保險有限公司

經理 凌子平... 地址 東單北三四五號... 電話 東局三四五八號

女醫 朱松子

專治 婦科 小兒科 內外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路西紅樓

天寶昌源

津法... 廉價全賤... 廉價全賤... 廉價全賤... 廉價全賤

高氏牙科醫院... 地址 東單北二條路西... 電話 東局二二九九號

(本期刊目)

哀情實事 第八回 張冠李戴樂奏新聲... 近事代宣 第九回 探員得志要犯解天津... 小言情 第五回 色慾過度魂歸地府

胡琴專門

宏亮 每只三元... 皮胡琴數... 特造成各種蛇... 梅蘭芳琴師

中國照相館

沖洗... 減價... 地址 東單北二條路西

明清兩朝
秘閣外史
宮闈外史
（版出）

是書詳述明清兩朝政治
軍機處用章回體裁編
成外說於宮闈情形描
寫小兒女並列多現軼
英雄切事列多現軼
錦裝一盒定價四元三
郵費二角外埠郵寄另加
代售處 錦章書局 北平琉璃廠東門

印刷刻鉛鏤云仙
大箇不受小精廉
約期莫誤聲昭著
顧客會臨信吾言

本刊特別啟事

本刊小說俱係各
著名家著作他人
不得翻印轉載閱
後請按期保存以
便贈送彩色書皮
裝訂成冊

青蓮閣藝術文玩處

北平琉璃廠
天產玉石五彩
鮮明精工雕刻
美麗非常立體
人飾山水花堂
嵌石銀盾中瓶
掛屏玩石印章
美術各具文房
用品贈送親友
僅為大如親友
禮品無任歡迎
賜顧無任歡迎
中門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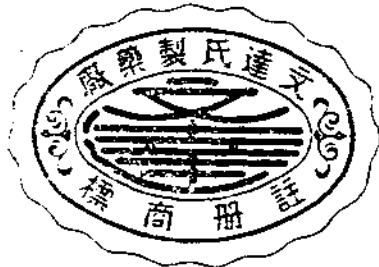
汗脚立愈
脚氣一擦即愈
美美容淨面
男男女女
粉痱疔毒
一擦即愈
三除角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西河沿外埠加二

外科上藥

此散主治一切癰疽發背疔毒大
瘡以及天泡楊梅便毒魚口瘡疔
袖口疔多年頑瘡馬刀凍瘡等症
量患處大小淺深有膿水乾上無
膿水用香油調上未潰化散毒熱
止痛消腫已潰去腐生肌收斂瘡
口誠外科不可離之藥也

金臺藥房
北平前門外第一舞台
對面板章路東

真正老牌
文達氏
萬應十滴水



久已名傳華北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上吐
下瀉四肢厥冷心腹
疼痛七十二種危險
疫症無不立效小兒
減半孕婦無忌兼能
外治如蛇蠍咬傷蚊
蟲百蛤蚧蛋風咬瘡小
兒火疔瘡皮膚濕熱
無名腫毒疥癩牙痛
等用棉花塗患處立
愈 每瓶大洋一角

總售處
北平東單二條十六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贈送龜齡片
即治久病體弱
營自汗盜汗頭暈
耳鳴黃虧發育不
全倦弱貧血作事
厭食秘便等力減
胃弱五秘每打十
元買一元每打五
北平西河沿金城藥房
天津東馬路

本局自開辦以來
五載所出之書
價廉物美早為
人士所稱許良
年於技術印刷
敏捷對器材料
求精於器材料
上等美觀是故
物更不吝重資
近五號美鉛字
式號美麗精雅
五號美麗精雅
為文藝之助
願不棄
地址：南局外永光寺西四號

第八章 張冠李戴樂奏新聲

光漢無意中遇着人覺。又見國權道興這一班人都舉止不俗。與自己志同道合。心裏高興異常。大家且走且談。不知不覺已到萬源酒樓。剛剛走上樓來。跑堂的見是中國學生。連忙上前招呼。笑嘻嘻的說：『就是你們幾位嗎？還有客人沒有？』人覺說：『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你找一個清靜一點的大房間。我們吃過飯還要多坐一會呢。』堂倌應了一聲。引到後面東南角上一個雅座裏面。大家走進屋中。見兩面開窗。空氣清潔。都十分愜意。再看西面壁上。懸掛橫條一幅。上寫『莫使金尊空對月。』筆意高古。氣魄沉雄。蒼勁之中。透露出一種秀麗之氣。從字體上看。雖由北魏脫胎。從筆畫上看。無有一筆不是由漢隸中變化出來的。連新向來精於此道。他看得出神。一迭連聲的稱讚不已。看那下款。只寫着『滄海釣徒』四字。并未露出姓名。心裡暗暗尋思。這滄海

釣徒究竟是誰呢？正在沉吟。猛聽得振華嚷着說：「這副對聯口氣未免太狂了。」運新回頭去看。只見北面靠近牆角懸着一副大草對聯。上聯是「大開雙白眼。」下聯是「只見一青天。」寫得筆飛墨舞。出神入化。看那下款。署着「酒肉和尚醉筆。」也不知寫者的姓名。道興說：「青天以外。他竟沒有看見一個人。好大的口氣。」思溫說：「沒看見人也到罷了。你看他還不肯拏青眼去看。偏要翻開白眼去看。豈不更挖苦嗎？」思溫笑着說：「這個和尚豈不成了怒目金剛。」說得大家都笑了。國權說：「怒目金剛也好。低眉菩薩也好。莫如快一點坐下。喝我們的酒。談我們的天。吃得飽飽的。作一個大肚羅漢罷。」大家又笑了一陣。略微謙讓一番。紛紛落坐。堂倌擺好盃筷。站在旁邊問道：「諸位先生喝甚麼酒。要甚麼菜。」大家商議半天。要了一打啤酒。兩瓶勃蘭地。兩瓶高粱酒。又要了許多菜蔬。無非是雞魚鴨肉之類。霎時堂倌將酒送來。菜

也陸續送上。光漢說道：「我有一個意見。各人酒量不同。不可勉強。自己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愛喝甚麼。就喝甚麼。免得量大的受屈。量小的吃苦。不知諸位意下如何？」都說：「這個辦法。非常脫俗。我們一致贊成。我們中國人每逢宴會。作主人的總要想盡方法。用酒灌人。往往弄得客人東倒西歪。當面出醜。把一番好意。變成了惡意。反到不能盡歡而散。這是何苦呢？各盡其量。再好沒了。」說過之後。公共乾了一盃。便不再讓。喝到半酣。萬象說：「就這樣低着头喝。太沒有意思了。不如唱個歌兒。提提精神罷。」道興正和光漢談論中國古樂。談得入神。聽他提議唱歌。便笑着說：「就請你先唱。作個領袖罷。」萬象連連搖手。說道：「我雖提議。我却是能聽不能唱。務必原諒我。」振華說：「你求誰原諒。誰教你作法自斃。依我說。你快一點唱罷。」萬象被他一逼。滿臉通紅。忙說：「我是耳高嘴低。實在不會。」光漢見他這樣。想出一個解圍的辦法。對大

家說道。『提到唱歌。我想起一段故事來。不知諸位愛聽不愛聽？』萬象不等大家開口。搶着說。『愛聽。愛聽。請你快一點說罷！』思溫說。『你不唱歌。又催着人家說故事給你聽。你真乖覺。不成。不成。你非唱不可。』俊侯說。『我們不妨先請光漢兄說故事。說完了再聽他唱歌。』大家都說。『這樣也好。』光漢喝了一盃酒。接着說道。『新近有從美國來的一個朋友說。去年中國駐美公使張某。到任以後。照例遞了國書。見過總統閣員。因他資望甚高。國務卿特地開會歡迎。表示親熱。張某走到會場。看見上首懸着中國國旗。下首懸着美國國旗。他不知這是人家尊敬中國。以爲這是人家怕他。對他的翻譯說。『美國居然知道把我們的旗子掛在上首。可見他心裏還懼怕我們。』翻譯對他說。『這是國際慣例。他搖着頭說。『不然罷。』他一面說着。一面昂然往裏走。國務卿上前和他握手。他却將手往回一縮。倒退了半步。拱着手說。『不必拉手。』

隨便行禮罷。」人家見他戴着頂翎。穿着袍套。搖搖擺擺的作出那種怪像。都忍不住暗笑。坐定以後。忽聽有人在會場當中怪聲怪氣的大唱中國小調二十四糊塗。他心裏甚爲詫異。正在狐疑。只見場內所有的美國官員。以及各國公使。都直挺挺的站立起來。現出十分恭敬的樣子。他心裏莫明其妙。仍舊大模大樣的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四面望了半天。只聽見唱的聲音。却看不見唱的人。他問翻譯道。「唱曲子的藏在甚麼地方。」翻譯指着正面桌上擺着的那一架留聲機。對他說明大概情形。他不禁點頭歎息。喃喃自語道。「這真是怪事！怎麼會把唱曲的聲音收在這裏邊呢？看起來外國人比我們能幹多了。」唱了半天。好不容易纔將二十四糊塗挨着唱完。那個國務卿他也不懂唱的是甚麼。他見聲音止住。對着各國公使丟了一個眼色。各人會意。挨次入了坐位。在他們覺得這樣恭而有禮。中國公使必要表示一點謝意。豈知那位

張公使他却毫不介意。只在那裏坐着發愣。好像沒有那麼一回事一樣。人家見他這宗神氣。以爲不懂禮貌。都很不高興。內中有一個公使實在忍不下去了。問張公使道。『你們貴國不尊重自己的國歌嗎？外人表示敬意。也不答禮嗎？』張公使吃他一問。一時摸不着頭腦。問明翻譯。纔知人家向他發話。他正色答道。『敝國從來沒有國歌。你不要錯怪了我呀。方纔唱的這種小調。只可讓那村夫俗子唱着解悶。如何能登大雅之堂呢？要將這種小調當作國歌。恐怕指不勝屈。再破一年功夫。也是唱不完的。』各公使見他這樣說。一個個氣得目瞪口呆。衆人的眼光。一齊射到美國國務卿的面上。直將他羞得滿面通紅。連說『自己不懂。受了別人的欺騙。實在抱歉得很。』衆人見他認錯。也就無可如何了。原來美國政府並不知道中國沒有國歌。這一次歡迎張公使。想要格外表示一點敬意。便四面八方託人打聽中國的國歌。還想邀請幾個唱

得好聽的。前來歌唱。誰知問過許多華僑。都回答不知。後來無意中遇着一個接近華僑的美國人。他說：『常在華僑家中聽見留聲機裏有幾個唧唧呀呀的怪調子。他們聽的時候。都很高興。那想必就是中國的國歌了。』那位國務卿得了這個綫索。好像得着寶貝一般。立刻派人將留聲機預先借來。等到開會這一天。特找技師一人專管上絃。剛剛聽見發出聲音。他立即站立起來。恭恭敬敬的在那裏聽着。誰知費了許多心思。還白白的站了半天。不但不能表示敬意。反到弄得臉上無光。這不是笑話嗎？『光漢說到這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待了一會。俊侯說：『有這糊塗滿清政府。纔派得出那樣糊塗公使。有那糊塗公使。纔聽得到這個糊塗國歌。這真是一塌糊塗了。』振華說：『經過這一次教訓。正應該翻回頭來往明白的路上走。豈知直到現在。還是糊裡糊塗。得過且過。到底是真糊塗呢？是假糊塗呢？還是裝糊塗呢？要照這樣糊塗下去。

不知要糊塗到甚麼地步爲止啊？」道興說。「不論他是怎樣糊塗。只要我們四萬萬同胞不糊塗。就不至沒有希望。」大家都說。「這話說得很有道理。但願他一天比一天糊塗。我們四萬萬人一天比一天明白。」道興又接着說。「人人明白。談何容易。依我的拙見。我們留學界裏。各省人都有。莫如各集同鄉。自辦一種雜誌。最好就以省名爲名稱。譬如雲南人辦的。就定名爲雲南。湖北人辦的。就定名爲湖北。其餘省分。也是這樣。出版以後。按月寄回本省。愈多愈妙。日久天長。不怕人心不能改變。諸位看這辦法何如呢？」大家齊說。「誰不贊成。就是不愛祖國。今日就算決定了。從明天起。大家分頭去辦。力量不足的時候。要互相幫助。不能分出界限。」又談了多時。用過晚飯。人覺仍要會鈔。大家那裏肯依。只好讓大家作了東道。此時天已交過二鼓。大家出了酒樓。彼此叮嚀一番。纔分途散去。